

空间叙事视阈下《巴士》中犹太群体的同化和逃离

王子一

(大连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辛格的短篇小说《巴士》讲述了“我”在一次穿越西班牙的旅途中结识了一对夫妻和一对母子，并和他们发生了一系列故事。作者对小说中故事的时间流程有意识地淡化，相反，加强了叙事的空间性。作者构建了不同类型的空间，每种空间发挥其功能，让读者从空间顺序上理解这部作品的主题，即犹太民族的同化和逃离。

【关键词】辛格；《巴士》；叙事空间；犹太民族

引言

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的短篇小说《巴士》篇幅虽然短，但却意义深刻。在这篇小说中，故事的叙述者“我”在一次搭乘巴士的旅行中，认识了四名游客，他们分别是：维尔霍夫夫妇和梅太隆母子。

在小说中，“我”不仅是一个叙述者，更是贯穿整个故事的主要人物。“我”是一位美国籍的犹太人，在决定登上这次巴士之旅前，刚刚和女朋友分手，并结束了在旅馆里独自生活的沮丧日子。这辆巴士的司机定了一个规则，就是每天都需要乘客更换巴士上的位置，目的是为了便于大家熟悉和交流。本文将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绘画空间的视角切入，对《巴士》这部短篇小说中，对犹太群体的同化和逃离进行解读。

1《巴士》中的叙事空间的构建

从20世纪90年代起，空间成为了一种被赋予深刻文化意义的文本。它不再是时间的附属或者纯粹的地理景观（列斐伏尔，2003），这也表明了时空这一观念在全球化和后现代语境下，实现了新的转向。在“空间转向”的大背景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化叙事成为了一种趋势。

在《巴士》中，作者对于故事的时间线并没有进行清晰的交代，因此，时间线索并不明晰，甚至很少描写途中的风景和巴士停靠的站点。相反，作者大量地描写了具有戏剧性的场景和人物关系。在时间被弱化的基础上，叙事的空间特征则得到了强调。在时间上，作者仅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年度1956年和旅行的时间12天。小说把更多的叙述用在构建空间上，让作者可以从空间上而不是时间顺序上理解这部作品。

2 物理空间的叙事功能

普林斯认为，空间是能重现事件和情景的场所和地点，因此空间具有叙事功能（金莉，2017）。也就是说，物理空间可以是表达思想和观点的一种途径。而物理空间的转换，则可以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巴士》中不断出现相同或不同的物理空间，随着这些物理空间的逐渐转换，随着时间流逝，旅程继续，主要人物的心理产生了变化，故事情节也在不断发展。

2.1 巴士

巴士属于相对静止的舞台空间，从标题开始，“巴士”这一物理空间不断重复地出现在小说中，由此可见，这一物理空间对于情节推动的是十分重要的。在巴士这个空间里，我首先结识了维尔霍夫夫人。她是一位犹太妇女，虽然外表热情，但却对整个世界都充满着敌意。她先指责自己的丈夫吝啬，又对犹太宗教表现出不满。“我”后来从对话中了解到，维尔霍夫夫人现在的性格和行为是由于她在二战中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后来，由于巴士上的规定：每天都需要更换座位，“我”又认识了维尔霍夫先生。在和维尔霍夫先生的交谈中，“我”感觉到，在维尔霍夫先生的

立场上看他的妻子，维尔霍夫夫人完全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她的一切举动和言语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向整个世界报仇（Singer，1984）。即使在同一个空间内，面对“我”这个倾听者，夫妇二人对于彼此的描述完全不同。他们各自美化自己的道德品性，并且对自己的过失避而不谈，转而去指责对方的问题。

后来，我又认识了另外两位：梅太隆夫人和她的儿子马克。梅太隆夫人虽然从表面上看是高贵且优雅的，但通过交谈和了解，“我”却发现她内心缺乏安全感，对于新生活并不期待，而是渴望回到自己的故乡。相比之下，她的儿子马克则目的明确，一心想要成为美国人，因此开始带着目的接近“我”，并开始为“我”和他的母亲牵线。

在这个故事中，这些人物之间本来是毫无联系的，但是在巴士这个具体的物理空间内，通过每个人空间位置的变化和调整，作者在这些人物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并且随着故事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感情变化。

2.2 餐厅

餐厅这个物理空间在小说中出现得也十分频繁，“我”和梅太隆母子经常在餐厅对话。在这次旅途中的第一次停靠时，“我”被名叫马克的这位少年邀请和他的母亲一起就餐，后来，只要到了用餐的时间，“我”都不断被邀请和他们母子聚在一起。在餐厅这种公共的社交空间，“我”和梅太隆母子开始展开对话，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在知道“我”是一位美籍的犹太裔作家后，马克显得格格外兴奋，并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想像我一样，过美国人的生活并且在美国读大学。不仅如此，他更极力地撮合“我”和他的母亲，甚至想在这次旅途期间促成这段婚姻（Singer，1984）。随着餐厅这个物理空间的不断出现，原本无意的“我”和梅太隆夫人开始产生变化。但由于马克的急于求成，“我”的内心开始产生矛盾，并在接受和抗拒中不断徘徊。

2.3 旅馆房间

在这部小说中，旅馆房间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化的物理空间。旅馆的房间本来应该是旅客的私人空间，不应该被其他人打扰。但在故事中，马克却屡次闯入“我”的房间。梅太隆母子邀请“我”去他们的房间洗热水澡，但阴差阳错之下，我却敲开了维尔霍夫夫人房间的门，她不屑地指出梅太隆夫人的邀请是不怀好意的（Singer，1984）。这一幕又被梅太隆夫人看见，因此，激化了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在梅太隆夫人的房间，她又对维尔霍夫夫人进行了不堪的评价，并向“我”解释这些邀请都是自己儿子的一厢情愿，但是她自己不能激怒马克，希望“我”能在马克面前和她配合着装样子。随着“我”的私人空间不断被侵犯，更多的误会产生，“我”慢慢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束缚和压迫。

2.4 马车和夜总会

马车和夜总会这两个空间对于“我”和梅太隆夫人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要。在马车的座位上，两个人开始肢体接触。

在夜总会的表演中,两人的肢体接触更为亲密。在这两个物理空间中,感性胜过理性。梅太隆夫人开始对“我”产生了依赖,甚至开始计划我们的未来。但是,最终“我”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两个人的差异和不可能,并及时把自己抽离出去。

2.5 火车

火车是小说中最后出现的物理空间。在这个物理空间里,“我”和维尔霍夫夫人再次相遇,我们俩都选择了提前结束这趟旅途。虽然这次相遇是偶然的,但是作者却描述出了犹太人未能脱离自身命运的必然性,并引发了读者的思考。

3 社会空间的主体阐释

空间产生不仅体现在空间的产生上,也体现在空间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的产生上(弗兰克,1991)。在小说中,“巴士”这一空间不止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是社会空间的隐喻。在“巴士”这一相对固定的场所中,流动的人,人们之间不断变化的相对位置和距离,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小社会的缩影。

在这个社会空间内,“我”、维尔霍夫夫妇和梅太隆母子共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物群体,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他们的特殊之处在于,都和犹太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人中不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的家属。

3.1 表层含义

从表层结构上来看,这个人物群体以“我”为中心,在旅途中吸引了其他的四个人物。“我”作为倾听者和旁观者,开始了解不同背景的犹太人的生活状态。在这个社会空间中,人们从陌生到熟悉了解,从而折射出犹太人的生存现状和生存困境。

3.2 深层含义

从深层结构上来看,这个群体的构建本身和五位人物之间的故事,都体现了犹太群体的共性——“同化”与“逃离”,而“同化”和“逃离”也是这部短篇小说的主题。

3.2.1 “同化”

“同化”是犹太人在现代社会生存中,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犹太人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尽力融入主流的社会群体之中。一部分犹太人主动选择“同化”,另一部分则“被同化”。与此同时,“同化”也是一个双向的事情,不仅犹太人面临这个问题,在犹太人周围,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也面临这个问题。

在小说中构建的这个群体里,维尔霍夫夫人为了生存嫁给非犹太人的丈夫,但两个人的婚姻并不幸福,这次旅途更是引发了灾难性的矛盾,因此最后,二人反目成仇。从这层意义上看,她的“同化”是不彻底的。无论从她的语言上,宗教上,还是对于其他非犹太人的态度上来看,她都是矛盾的。她既不能融入非犹太圈,也不能回归犹太圈;既不能融入主流社会,也不能回归自己的生活,最终变成了一个边缘人。

维尔霍夫先生尽管不承认,但是在他娶了维尔霍夫夫人后,在一定程度上被“同化”了。在和“我”的对话中,他表露出自己对于犹太历史的了解以及对犹太教义的好奇心。但是他的“同化”是有限的,因为他的内心对于犹太文化还是排斥的,并且对于犹太妇女是有偏见的。因此,他的“同化”也是尴尬的。

梅太隆夫人尽管嫁给了一位犹太人,但是她的“同化”程度也是有限的。从“我”和她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她对犹太民族了解的很少,包括语言和饮食习惯。她虽然听从自己的老公和儿子,但还是不同意跟随马克到美国生活。尽管她有足够的金钱,但她仍然惧怕美国这种陌生环境,也就是惧怕主流社会。

马克具有一半的犹太血统,也完美继承了父亲的犹太人属性。他尽管对犹太民族感兴趣,却更渴望更好的未来。他向往美国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希望成为一名美国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新一代犹太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追求,因此,他渴望“同化”。

3.2.2 “逃离”

“逃离”这个主题将小说中的五个人物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五个人都想逃离现状。维尔霍夫夫人想要逃离自己的丈夫和令她窒息的婚姻;维尔霍夫先生想要逃离让他感到羞耻的妻子和不幸的婚姻;梅太隆夫人想要逃离儿子的掌控;马克想要逃离现在的生存环境;而“我”则想逃离梅太隆母子的纠缠(魏小梅,2012)。五个人相似又不同的想要逃离的心境,恰恰加深了小说的主题。

4 绘画空间的人物塑造

凯斯特纳认为,小说是时间第一性、空间第二性的艺术,但它与绘画、雕塑以及建筑等空间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人物塑造具有空间化的特点,成功的人物塑造,应该在读者心里是立体丰满的,就像人物雕塑一样。

在小说中,作者对于人物的描写虽然不多,但却为读者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主要人物的肖像画。例如,作者对于维尔霍夫夫人是这样描写的:她脖子上戴着一个黑色十字架,头发染成,在脸上涂着厚厚的粉,蓝色眼影,深深的皱纹和黄色的牙齿等等。这些鲜明的色彩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一个经历过二战摧残,装扮夸张的人物形象。

这种绘画空间的构建有助于人物的塑造,读者在感受到一个个灵动的人物形象后,会对他们的性格和他们背后的故事感兴趣。因此,将读者引入物象或者感觉的世界,暂时忘记去梳理时间的线索。

结论

在《巴士》中,物理空间的变动打破了人们固有的生活空间,因此,人们在新的生活空间构建起新的社会关系。开篇“我”和维尔霍夫夫人在巴士上见面,最后两人在火车上相遇。两人分别经历一段感情后,经过一系列的选择和放弃,最终回到起点,这正是辛格小说一贯坚持的“回归”主题(李乃刚,2010)。在任何形态的小说中,时间和空间都同时存在,他们之间彼此互相转化,空间特征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叙事作品之中。在这部小说中,绘画空间丰富人物形象,物理空间推动情节发展,社会空间构建犹太群体,从而表明小说的主题,即犹太民族的“同化”和“逃离”。

参考文献:

- [1] Singer Isaac Bashevis, "The Bus" [M]. The Penguin Collected Stories of Isaac Singer, 1984
- [2] 弗兰克. 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3] 金莉, 李铁. 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卷)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 [4] 列斐伏尔. 空间: 社会产物与实用价值 [M].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5] 李乃刚. 艾萨克·辛格小说《巴士》中叙事空间的构建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1)
- [6] 魏小梅. 论辛格短篇小说《巴士》的空间叙事 [J]. 外国文学, 2012(02)

作者简介:

王子一(1994.5—),女,汉族,籍贯:辽宁沈阳人,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方向:英国族裔文学。